

新說西遊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新說西遊記

六  
〔清〕張書紳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八十四回

難滅伽持圓大覺

法王成正體天然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不生不滅不滅不生可知生者乃滅之機滅者卽生之理  
無如學問淺薄心無定見自然爲彼所滅若孟子之閉先  
聖之道孔子之溫良恭儉讓彼自不能滅不得滅且翻然  
就教於我故不有此番滅難得有此番欽然正惟有此番  
欽則亦無慮有此番滅

大學之道蓋卽仁義禮智信也看他朱紫國寫仁火雲洞  
寫義黑水河寫信車遲國寫智惟獨此章滅法國是寫禮

夫禮卽法也。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他偏避熟就。生一切逆棄不道。只拈定一殺和尚。便又見手筆之奇妙。禮之體雖嚴。禮之用却貴乎和。若殺和尚。是只知有體而不知有用矣。如此一翻。不惟文章痛快。卽大義亦極其顯然。

唐三藏固住元陽。

陽和也。

出離了煙花苦套。

套卽禮也。煙花不實。按下虛夸。

隨行

若投西前進。不覺夏時。正值那薰風初動。

草薰風暖極得和字之妙。

梅雨線

絲好光景。

冉冉綠陰密。風輕燕引雛。新荷翻沼面。修竹漸扶蘇。芳草連天碧。山花遍地鋪。溪邊滿插劍。橋水世行圖。

師徒四衆。就炎受熱。

禮屬火故云  
炎天熱地

正行處忽見那路傍有兩行

高柳。柳陰中走出一個老母。右手下攬着一個小孩兒。

扣定大  
小便清

題對唐僧高叫道。和尚不要走了。快早兒撥馬東回。進西去。都

是死路。說得個三藏跳下馬來。打個問訊道。老菩薩。古人云海

湖從魚躍。天高任鳥飛。怎麼西進便沒路了。那老母用手朝西

指道。那里去。有五六里遠近。乃是滅法國。

法即禮也滅  
則有傷和氣

那國王

前生。

是籠先  
王二字

那世裡結下冤讐。今世裡無端造罪。二年前許下

一個羅天大愿。要殺一萬個和尚。

尚卽貴也。禮貴於和而此  
地大傷和氣是從正面一翻

這兩年陸續殺勾了九千九百九十六個。無名和尚。只要

等四個有名的和尚。湊成一萬。好做圓滿哩。

純尚嚴肅則自不  
貴溫和是只知有

體而不知 有用也 你們去若到城中都是送命王菩薩三藏聞言心中

害怕戰兢兢的道老菩薩深感盛情感謝不盡但請問可有不

進城的方便路兒我貧僧轉過去罷那老母笑道轉不過去轉

不過去這箇圈子如何出得是爲由字一逗只除是會飛的就過去了八戒在傍

邊賣嘴道媽媽兒莫說黑話我們都是會飛的行者火眼金睛

其實認得好友那老母攙着孩兒原是觀音菩薩與善財童子

回照義字正慌得倒身下拜叫道菩薩弟子失迎失迎那菩薩

爲禮字作襯一朵彩雲輕輕駕起嚇得個唐長老立身無地只情跪着磕頭

八戒沙僧也慌跪下朝天禮拜先點和字次出一時間禮雲渺

渺竟回南海而去行者起來扶着師父道請起來菩薩已回寶

山也。三藏起來道：「悟空，你既認得是菩薩，何不早說？」行者笑道：「你還問話不了。我卽下拜，怎麼還是不早哩？」八戒沙僧對行者道：「感蒙菩薩指示，前邊必是滅法國，要殺和尚。」其用不和其體禮故云滅法我等怎生奈何？行者道：「欵子休怕，我們曾遭着那和尚卽是滅毒魔狠怪，虎穴龍潭，更不曾傷損。此間乃是一國凡人，有何懼哉。只奈這裡不是住處，天色將晚，且有鄉村人家，上城買賣回來的，看見我們是和尙，嚷出名去，不當穩便。且引師父找下大路，尋個僻靜之處，却好商議。直個三藏依言，一行都閉下路來，到一個坑坎之下，坐定。行者道：「兄弟，你兩個好生保守師父，待老孫變化了去，那城中看看尋一條僻路，連夜去也。」三藏叮囑

道徒弟呵。莫當小可。王法不容。你須仔細。行者笑道。放心放心。老孫自有道理。好大聖話畢。將身一縱。忽哨的跳在空中。怪哉。上面無繩扯。下頭沒棍撐。一般同父母。他便骨頭輕。

竚立在雲端裡。往下觀看。只見那城中喜氣冲融。祥光蕩洋。行

者道。好個去處。是為美字一譏為何滅法。皆因不和之故。二字緊承天王父子一段來。看一

會漸漸天昏。又見那

十字街燈光燦爛。九重殿香藹鐘鳴。七點皎星照碧漢。八方客旅卸行踪。六軍營隱隱的畫角纔吹。五鼓樓點點的銅壺初滴。四邊宿霧昏昏。三市寒煙藹藹。兩兩夫妻歸繡幙。一輪

明月上東方。

十字寫到一字



他想着我要下去。到街坊打看路。這般個嘴臉。撞見人必定說。是和尚等我變一變了。捻着訣念動。直言搖身一變。變做個撲燈蛾兒。非往火裡撲。單望禮裡鑽。

形細翼。繞輕巧。滅燈撲燭投明。本來面目。化生腐草中間。靈應每愛炎光觸。燄忙忙飛繞無停。紫衣香翅。趕流螢。最喜夜深風靜。

只見他翩翩翻翻飛向三街六市。傍房簷近屋角。正行時忽見那隅頭拐角上一灣子人家。人家門首掛着個燈籠兒。他道這人家過元宵哩。怎麼挨排兒都點燈籠。他硬硬翅飛近前來。仔細觀看。正當中一家子方燈籠上寫着安歇往來商賈六字。下

面又寫着王小一店四字。行者纔知是開飯店的。又伸頭打一  
看看。見有八九個人。都喫了晚飯。寬了衣服。卸了頭巾。洗了脚  
手。赤身露體各各上床睡了。行者暗喜道。師父過得去了。你道  
他怎麼就知過得去。他要起個不良之心。等那些人睡着。要偷  
他的衣服頭巾。粧做俗人進城。不以和爲尚矣。翻論奇絕。噫。有這般不遂意  
的事。正思忖處。只見那小二走向前。分付列位官人。仔細些。我  
這里君子小人不同。各人的衣物行李。都要小心着。你想那在  
外做買賣的人。那一樣不仔細。又聽得店家分付。越發謹慎。他  
都爬起來道。主人家說得有理。我們走路的人辛苦。只怕睡着。  
急忙不醒。一時失所。奈何。你將這衣服頭巾搭聯。都收進去。待

天將明交村與我們起身。那王小二直個把些衣物之類盡  
都搬進他屋裡去了。行者性急展開翅。就飛入裡面。叮在一個  
頭巾架上。又見王小二去門首摘了燈籠。放下吊搭。關了門。噫  
却纔進房。脫衣睡下。那小二有個婆子。帶了兩個孩子。哇哇  
噪急。忙不睡。那婆子又拿了一件破衣。補補納納。也不見睡。挑  
挑大筆行者暗想道。苦等這婆子睡了下手。却不悞了師父。又  
意絕法恐更深。城門閉了。他就忍不住。飛下去。望燈上一撲。真是捨身  
投火。發焦額。探殘生。那盞燈早已息了。他又搖身一變。變作個  
老鼠。噉噉哇哇的叫了兩聲。跳下來。拿着衣服頭巾。往外就走。  
那婆子慌慌張張的道。老頭子不好了。夜耗子成精也。人而無  
禮胡不

死。遺行者聞言。又弄手段。攔着門。厲聲高叫道。王小二。莫聽你婆

子胡說。我不是夜耗子成精。明人不做暗事。

不過偷盜而已。此句已吸下亡而

爲有。吾乃齊天大聖臨凡。保唐僧往西天取經。你這國王無道。特來借此衣冠。粧扮我師父。一時過了城去。就便送還。那王小二聽言。一轂轆爬起來。黑天摸地。又是着忙的人。撈着褲子。當衫子左穿也穿不上。右套也套不上。那大聖使個攝法。早已駕雲出去。復翻身。竟至路下坑坎邊。三藏見星光月皎。探身凝望。見是行者來。至近前。卽開口叫道。徒弟。可過得滅法國麼。行者上前。放下衣物道。師父要過滅法國。和尚做不成。八戒道。哥你勸

持那個哩。

趣而且妙恰是不和的聲氣

不做和尚也容易。只消半年不剃頭。

就長出毛來也。

若待半年則修得箇勾爽。

行者道：「那里等得半年？眼下就都

要做俗人哩。」

得爽不

那猷子慌了道：「但你說話通不察理。我們如

今都是和尚。眼下要做俗人，却怎麼戴得頭巾？就是邊兒勒住，也沒收頂繩處。三藏喝道：「不要打花，且幹正事端的。何如？」行者道：「師父，他這城中我已看了。雖是國王無道，殺僧却倒是個直天子。城上有祥光喜氣。」只讚美字，全神俱動。城中的街道，我也認得。這裏的鄉談，我也省得會說。却纔在飯店內借了這幾件衣服頭巾。我們且扮作俗人進城去，借了宿。至四更天就起來，教店家安排了齋喫，捱到五更時候，挨城門而去，奔大路西行。就有人撞見，扯住也好折辨，只說是上邦欽差的滅法王，不敢阻滯。放我

們來的沙僧道。師兄處的最當。且依他行。直個長老無奈。脫了  
襦衫。去了僧帽。穿了俗人的衣服。戴了頭巾。沙僧也換了八戒  
的頭。大戴不得巾兒。被行者取了些針線。把頭巾扯開兩頂縫  
做一頂。與他搭在頭上。揀件寬大的衣服。與他穿了。然後自家  
也換上一套道。列位。這一去。把師父徒弟四個字兒。且收起。無  
無小俱不八戒道。除了此四字。怎的稱呼。行者道。都作做弟兄。無  
師父叫做唐大官兒。你叫做豬三官兒。沙僧叫做沙四官兒。我  
叫做孫二官兒。但到店中。你們切休言語。只讓我一個開口答  
話。等他問甚麼買賣。只說是販馬的客人。馬屬火緊把這白馬  
做個樣子。說我們是十弟兄。我四個先來。負店房賣馬。以少為多

約而為泰。那店家必無款待我們。我們受用了。隨行時等我拾塊瓦查兒。變塊銀子謝他。伏下盧而為盈却就走路。長老無奈只得曲從。四衆忙忙的牽馬挑擔跑過那邊。此處是個太平境界。入更時分。尙未關門。徑直進去。行到王小二店門首。只聽得裡邊叫哩。有的說我不見了頭巾。有的說我不見了衣服。禮而不和便有些不美行者只推不知。引着他們往斜對門一家安歇。那家子還未收燈籠。卽近門叫道。店家可有閒房兒。我們安歇。那裡邊有個婦人答應道。有有。請官人們上樓。說不了。就有一個漢子來牽馬。行者把馬兒通與牽去。他引着師父。從燈影兒後面。徑上樓門。那樓上有方便的桌椅。推關鵬格。映月光齊齊坐下。只見有人

點上燈來。行者攔門。一口吹息道。這般月亮不用燈。那人纔下去。又一個丫環。拿四碗清茶。行者接住。樓下又走上一個婦人來。約有五十七八歲的模樣。一直上樓。站着傍邊問道。列位客官。那里來的。有甚寶貨。行者道。我們是北方來的。有幾匹驢馬。販賣那婦人道。販馬的客人尚還小。不足貴也行者道。這一位是唐大官。這一位是豬三官。這一位是沙四官。我學生是孫二官。婦人笑道。異姓行者道。正是異姓同居。我們共有十個弟兄。我四個先來。貨店身打火。還有六個在城外借歇。領着一羣馬。因天晚不好進城。特我們賃了房子。明早都進來了。等我賣了馬。纔回。那婦人道。一羣有多少馬。行者道。大小有百十匹兒。都象我



這個馬的身子却只是毛片不一。純爲虛婦人笑道孫二官人誠然是個客綱客紀。早是來到舍下第二個人家也不敢畱你。我舍下院落寬濶。槽劄齊備。草料又有。憑你幾百匹馬都養得。下却一件。我舍下在此開店多年。也有個賤名。先夫姓趙。不幸去世久矣。我喚做趙寡婦店。我店裡三樣兒待客。如今先小人後君子。先把房錢講定。後好算帳。行者道說得是你府上是那三樣待客。常言道貨有高低。三等價客無遠近。一般看。你怎麼說三樣待客。你可試說說我聽。趙寡婦道我這里是上中下三樣。上樣者五果五菜的筵席。獅仙斗糖桌面。二位一張。請小娘兒來陪唱陪歇。此更爲美每位該銀五錢。連房錢在內。行者笑道相。